

242.1

(-62a)

笑 林 广 记
蜃 楼 志
驾 鸯 配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笑林广记

(明)冯梦龙 著

出版说明

【版本及收藏情况】

清程世爵辑。旧冯梦龙撰，12卷。北京首都图书馆藏有清刊本。

【内容梗概】

主要收冯梦龙《笑府》等明清笑话集中之笑话，分为十二部：古艳部、腐流部、术业部、形体部、殊禀部、闺风部、世讳部、僧道部、食客部、贫窶部、讥刺部、谬误部。

卷一 古艳部

升 官

一官升职，谓其妻曰：“我的官职比前更大了。”妻曰：“官大，不知此物亦大不？”官曰：“自然。”及行事，妻怪其藐小如故。官曰：“大了许多，汝自不觉着。”妻曰：“如何不觉？”官曰：“难道老爷升了官职，奶奶还照旧不成？少不得我的大，你的也大了。”

比 职

甲乙两同年初中，甲选馆职，乙授县令。甲一日乃骄语之曰：“吾位列清华，身依宸禁，与年兄做有司者，资格悬殊。他不具论，即选拜客用大字帖儿，身分体面，何啻天渊？”乙曰：“你帖上能用几字，岂如我告示中的字，不更大许多？晓谕通衢，百姓无不凛遵恪守，年兄却无用处。”甲曰：“然则金瓜黄盖，显赫炫耀，兄可有否？”乙曰：“弟牌棍清道，列满街衢，何止多兄数倍？”甲曰：“太史图章，名标上苑，年兄能无羡慕乎？”乙曰：“弟有朝廷印信，生杀之权，惟吾操纵，视年兄身居冷曹，图章私刻，谁来怕你？”甲不觉词遁，乃曰：“总之，翰林声价值千金。”乙笑曰：“吾坐堂时，百姓口称青天爷爷，岂仅千金而已耶？”

发利市

一官新到任，祭仪门毕，有未烬纸钱在地，官即取一锡锭藏好。门子禀曰：“老爷，这是纸钱，要他何用？”官曰：“我知道，且等我发个利市看！”

贪 官

有农夫种茄不活，求计于老圃。老圃曰：“此不难，每茄树下埋钱一文即活。”问

其何故？答曰：“有钱者生，无钱者死。”

有 理

一官最贪。一日，拘两造对鞠，原告馈以五十金，被告闻知，加倍贿托。及审时，不问情由，抽签竟打原告。原告将手作五数势曰：“小的是有理的。”官亦以手覆曰：“奴才，你讲有理。”又以手一仰曰：“他比你更有理哩！”

取 金

一官出朱票，取赤金二铤，铺户送讫，当堂领价。官问：“价值几何？”铺家曰：“平价该若干，今系老爷取用，只领半价可也。”官顾左右曰：“这等，发一铤还他。”发金后，铺户仍候领价。官曰：“价已发过了。”铺家曰：“并未曾发。”官怒曰：“刁奴才，你说只领半价，故发一铤还你，抵了一半价钱。本县不曾亏了你，如何胡缠？快撵出去！”

糊 涂

一青盲人涉讼，自诉眼瞎。官曰：“你明明一双清白眼，如何诈瞎？”答曰：“老爷看小人是清白的，小人看老爷却是糊涂得紧。”

不 明

一官断事不明，惟好酒怠政，贪财酷民。百姓怨恨，乃作诗以诮之云：“黑漆皮灯笼，半天萤火虫。粉墙画白虎，黄纸写乌龙。茄子敲泥磬，冬瓜撞木钟。唯知钱与酒，不管正和公！”

启 奏

一官被妻踏破纱帽，怒奏曰：“臣启陛下，臣妻罗唆，昨日相争，踏破臣的纱帽。”上传旨云：“卿须忍耐。皇后有些急躁，与朕一言不合，平天冠打得粉碎，你的纱帽只算得个卵袋！”

偷 牛

有失牛而讼于官者，官问曰：“几时偷去的？”答曰：“老爷，明日没有的。”吏在傍不觉失笑，官怒曰：“想就是你偷了！”吏洒两袖口：“任凭老爷搜！”

避 暑

官值暑月，欲觅避凉之地，同僚纷议，或曰某山幽雅，或曰某寺清闲。一老人进曰：“山寺虽好，总不如此座公厅，最是凉快。”官曰：“何以见得？”答曰：“别处多有日头，独此处有天无日。”

石 碑

一官素有清名，考察任满，父老与之立德政碑。告成，官命打轿往观之，先于公厂坐下。少顷，左右禀曰：“请老爷看石入同碑戾同。”

强盗脚

乡民初次入城，见有木桶悬于城上，问人曰：“此中何物？”应者曰：“强盗头。”及至县前，见无数木匣钉于谯楼之上，皆前官既去而所留遗爱之靴。乡民不知，乃点首曰：“城上挂的强盗头，此处一定是强盗脚了。”

属 牛

一官遇生辰，吏典闻其属鼠，乃醅黄金铸一鼠为寿。官甚喜，曰：“汝等可知奶奶生日，亦在目下乎？”众吏曰：“不知，请问其属。”官曰：“小我一岁，丑年生的。”

同 僚

有妻妾各居者，一曰，妾欲谒妻，谋之于夫：“当如何写帖？”夫曰：“该用‘寅弟’二字。”妾问：“其义何居？”夫曰：“同僚写帖，皆用此称呼，做官府之例耳。”妾曰：“我辈并无官职，如何亦写此帖？”夫曰：“官职虽无，同僚同僚总是一样。”

家 属

官坐堂，众役中有撒一响屁，官即叫：“拿来！”隶禀曰：“老爷，屁是一阵风，吹散没影踪，叫小的如何拿得？”官怒云：“为何徇情卖放？定要拿到。”皂无奈，只得取干屎回销：“禀老爷，正犯是走了，拿得家属在此。”

州 同

一人最好古董，有持文王鼎求售者，以百金买之。又一人持一夜壶至，铜色班驳陆离，云是武王时物，亦索重价。曰：“铜色虽好，只是肚里臭甚！”答曰：“腹中虽臭，难道不是个周州同铜同同？”

衙官隐语

衙官聚会，各问何职。一官曰：“随常茶饭掇将来，盖义取现成县丞同音也。”一官曰：“滚汤锅里下文书，乃煮主同音簿也。”一官曰：“乡下蛮子租粪窖。”问者不解，答曰：“典屎史同音。”

详 梦

一作吏典者，有媳妇最善详梦。适三考已满，将往谒选，夜得一梦，呼媳详之。媳问：“何梦？”公曰：“梦见把许多册籍，放在锅内熬煮，不知主何吉凶？”媳曰：“初选一定是个主簿。”隔数日，公曰：“我又得一梦，梦见你我二人皆裸体而立，身子却是相背的，何也？”媳曰：“恭喜一转，就是县现丞程。”

太监观风

镇守太监观风，出“后生可畏焉”为题，众皆掩口而笑。珪问其故，教官禀曰：“诸生以题目太难，求减得一字也好。”珪笑曰：“既如此，除了‘后’字，只做‘生可畏焉’罢。”

常 礼

内相见人撒尿，喜甚，唤他过来一看。其人脱裤，见此物尚在摆动，内相拍掌大喜曰：“我的乖儿，见我公公，只消常礼儿罢了。”

念 劾 本

一辽东武职，素不识字。一日被论，使人念劾本云：“所当革任回卫者也。”因痛哭曰：“‘革任回卫’还是小事，这‘者也’二字，怎么当得起？”

武弁夜巡

一武弁夜巡，有犯夜者，自称书生会课归迟。武弁曰：“既是书生，且考你一考。”生请题，武弁思之不得，喝曰：“造化了你，今夜幸而没有题目！”

垛子助阵

一武官出征，将败，忽有神兵助阵，反大胜。官叩头请神姓名，神曰：“我是垛子。”官曰：“小将何德，敢劳垛子尊神见救？”答曰：“感汝平昔在教场，从不曾有一箭伤我。”

进 士 第

一介弟横行于乡，怨家骂曰：“兄登黄甲，与汝何干，而豪横若此？”答曰：“你不见匾额上画写着‘进士第’弟么？”

及 第

一举子往京赴试，仆挑行李随后。行到旷野，忽狂风大作，将担上头巾吹下，仆大叫曰：“落地了！”主人心下不悦，囑曰：“今后莫说落地，只说及第。”仆领之，将行李拴好，曰：“如今恁你走上天去，再也不会及第了。”

嘲武举诗

头戴银雀顶，脚踏粉底皂。也去参主考，也来谒孔庙。颜渊喟然叹，夫子莞尔笑。子路愠见曰：“这般呆狗屙，我若行三军，都去喂马料！”

封 君

有市井获封者，初见县官，甚踟躇，坚辞上坐。官曰：“叨为令郎同年，论理还该侍坐。”封君乃张目问曰：“你也是属狗的么？”

老 父

一市井受封，初见县官，以其齿尊，称之曰：“老先。”其人含怒而归，子问其故，曰：“官欺我太甚。彼该称我老先生才是，乃作歇后语，叫什么老先，明系轻薄。我回称，也不曾失了便宜。”子询何以称呼，答曰：“我本应称他老父母，今亦缩住后韵，只叫他声老父。”

公子封君

有公子兼封君者，父对之，乃欣羨不已。诃问其故，曰：“你的爷既胜过我的爷，你的儿又胜过我的儿。”

送父上学

一人问：“公子与封君孰乐？”答曰：“做封君虽乐，齿已衰矣，惟公子年少最乐。”其人急趋而去。追问其故，答曰：“买了书，好送家父去上学。”

纳粟诗

赠纳粟诗曰：“革车言三百两买得裁的高，周子窗前言草也满腹包。有朝若遇高曾祖言考也，焕乎其有言文章没分毫。”

考 监

一监生过国学门，闻祭酒方盛怒两生而治之，问门上人者：“然则打欵？罚欵？缴锁欵？”答曰：“出题考文。”生即拂然曰：“噢，罪不至此。”

坐 监

一监生妻，屡劝其夫读书，因假寓于寺中。素无书籍，乃唤脚夫以罗担挑书先往。脚夫中途疲甚，身坐担上。适生至，闻傍人语所坐《通鉴》，因怒责脚夫。脚夫谢罪曰：“小人因为不识字，一时坐了鉴监，弗怪弗怪。”

不 往 京

一监生娶妾，号曰京姐，妻妒甚。夫诣妾，必告曰：“京里去。”一日，欲往京去，妻曰：“且在此关上纳了钞者。”既行事讫，妻曰：“汝今何不往京？”生曰：“毯也没有一些在肚里，京里去做甚么！”

咬 飞 边

贫子途遇监生，忽然抱住兜耳一口。生惊问其故，答曰：“我穷苦极矣，见了大锭银子，如何不咬些飞边用用。”

入 场

监生应付入场方出，一故人相遇揖之，并揖路傍猪屎。生问：“此臭物，揖之何为？”答曰：“他臭便臭，也从大肠场里出来的。”

书 低

一生赁僧房读书，每日游玩，午后归房，呼童取书来。童持《文选》，视之，曰：“低。”持《汉书》，视之，曰：“低。”又持《史记》，视之，曰：“低。”僧大诧曰：“此三书，熟其一，足称饱学，俱云低，何也？”生曰：“我要睡，取书作枕头耳。”

监生娘娘

监生至城隍庙，傍有监平声生案，塑监生娘娘像，归谓妻曰：“原来我们监生恁般尊贵，连你的像，早已都塑在城隍庙里了。”

监生自大

城里监生与乡下监生，各要争大。城里者耻之曰：“我们见多识广，你乡里人孤陋寡闻。”两人争辨不已，因往大街同行，各见所长。到一大第门首，匾上“大中丞”三字，城里监生倒看指谓曰：“这岂不是丞中大？乃一微验。”又到一宅，匾额是“大理卿”，乡下监生以“卿”字认作“绑”字，忙亦倒念指之曰：“这是乡里大了。”两人各不见高下。又来一寺门首，上题“大士阁”，彼此平心和议曰：“原来阁各士自大。”

打 丁

一人往妓馆打丁毕，妓牵之索谢，答曰：“我生员也，奉祖制免丁。”俄焉又一人至，亦如之。妓曰：“为何？”答曰：“我监生也。”妓曰：“监生便怎么？”其人曰：“岂不知监生从来是白丁。”

王 监 生

一监生姓王，加纳知县到任。初落学，青衿呈书，得“牵牛”章，讲诵之际，忽问：“那王见之是何人？”答曰：“此王诵之之兄也。”又问：“那王曰然是何人？”答曰：“此王曰叟之弟也。”曰：“妙得紧！且喜我王氏一门，都在书上。”

自 不 识

有监生，穿大衣，带圆帽，于着衣镜中自照，得意甚。指谓妻曰：“你看镜中是何人？”妻曰：“臭乌龟！亏你做了监生，连自字同多不识。”

监生拜父

一人援例入监，吩咐家人备帖拜老相公。仆曰：“父子如何用帖，恐被人谈论。”

生曰：“不然，今日进身之始，他客俱拜，焉有亲父不拜之理？”仆问：“用何称呼？”生沉吟曰：“写个眷侍教生罢。”父见，怒责之。生曰：“称呼斟酌切当，你自不解。父子一本至亲，故下一‘眷’字。‘侍’者，父坐子立也。‘教’者，从幼延师教训。生者，父母生我也。”父怒转盛，责其不通。生谓仆曰：“想是嫌我太妄了，你去另换过晚生帖儿来罢。”

半字不值

一监生妻谓其孤陋寡闻，使劝读书。问：“读书有甚好处？”妻曰：“一字值千金，如何无益？”生答曰：“难道我此身，半个字也不值？”

借药撵

一监生临终，谓妻曰：“我一生挣得这副衣冠，死后必为我殓殓。”妻诺。既死，穿衣套靴讫，惟圆帽左右欹侧难带。妻哭曰：“我的天，一顶帽子也无福带。”生复转魂，张目谓妻曰：“必要带的。”妻曰：“非不欲带，恨枕不稳耳。”生曰：“对门某医生家药撵槽，借来好做枕。”

斋戒库

一监生姓齐，家资甚富，但不识字。一日，府尊出票，取鸡二只，免一只。皂亦不识票中字，央齐监生看。生曰：“讨鸡二只，免一只。”皂只买一鸡回话。太守怒曰：“票上取鸡二只，免一只，为何只缴一鸡？”皂以监生事禀，太守遂拘监生来问。时太守适有公干，暂将监生收入斋戒库内候究。生入库，见碑上“斋戒”二字，认做他父亲“齐成”姓名，张目惊诧，呜咽不止。人问何故，答曰：“先人灵座，何人设建在此？睹物伤情，焉得不哭？”

附例

一秀才畏考援例，堂试之日，至晚不能成篇。乃大书卷面曰：“惟其如此，所以如此，若要如此，何苦如此。”官见而笑曰：“写得此四句出，毕竟还是个附例。”

酸臭

小虎谓老虎曰：“今日出山，搏得一人，食之滋味甚异，上半截酸，下半截臭，究

竟不知是何等人？”老虎曰：“此必是秀才纳监者。”

仿制字

一生见有投制生帖者，深叹“制”字新奇。偶致一远札，遂效之。仆致书回，生问：“见书有何话说？”仆曰：“当面启看，便问：‘老相公无恙？’又问：‘老安人好否？’予曰：‘俱安。’乃沉吟半晌，带笑而入，才发回书。”生大喜曰：“人不可不学，只一字用得着当，便一家俱问，到添下许多殷勤。”

春生帖

一财主不通文墨，谓友曰：“某人甚是欠通，清早来拜我，就写晚生帖。”傍一监生曰：“这到还差不多。好像这两日秋天拜客，竟有写春眷字误看春字生帖子的哩。”

借牛

有走柬借牛于富翁者，翁方对客，讳不识字，伪启缄视之，对来使曰：“知道了，少刻我自来也。”

哭麟

孔子见死麟，哭之不置。弟子谋所以慰之者，乃编钱挂牛体，告曰：“麟已活矣。”孔子观之曰：“这明明是一只村牛，不过多得几个钱耳。”

江心赋

有富翁同友远出，泊舟江中，偶散步上岸，见壁间题“江心赋”三字，错认“赋”字为“贼”字，惊欲走匿。友问故，指曰：“此处有贼。”友曰：“赋也，非贼也。”其人曰：“赋富同音便赋了，终是有些贼形。”

吃乳饼

富翁与人论及童子多肖乳母，为吃其乳，气相感也。其人谓富翁曰：“若是如

此，想来足下从幼是吃乳饼大的。”

不 愿 富

一鬼托生时，冥王判作富人。鬼曰：“不愿富也，但求一生衣食不缺，无是无非，烧清香，吃苦茶，安闲过日足矣。”冥王曰：“要银子便再与你几万，这样安闲清福，却不许你享。”

董 字 塔

一富翁问“董”字如何写，对以草字头，次一字，次田字，又一字，又田字，又一字。其人写草、壹、田、壹，写讫玩之，骂曰：“天杀的，如何诳我！分明作要我造成一座宝塔了。”

医 银 入 肚

一富翁含银于口，误吞入腹，痛甚，延医治之。医曰：“不难，先买纸牌一副，烧灰咽之，再用艾丸灸脐，其银自出。”翁询其故，医曰：“外面用火烧，里面有强盗打劫，那怕你的银子不出来！”

田 主 见 鸡

一富人有馀田数亩，租与张三者种，每亩索鸡一只。张三将鸡藏于背后，田主遂作吟哦之声曰：“此田不与张三种。”张三忙将鸡献出，田主又吟曰：“不与张三却与谁？”张三曰：“初间不与我，后又与我，何也？”田主曰：“初乃无稽鸡之谈，后乃见机鸡而作也。”

讲 解

有姓李者暴富而骄，或嘲之云：一童读《百家姓》首句，求师解释。师曰：“赵是精赵的赵字，呆俗谓人呆为赵，钱是有铜钱的钱字，孙是小猢猻的孙字，李是姓张姓李的李字。”童又问：“倒转亦可讲得否？”师曰：“也得。”童曰：“如何讲？”师曰：“不过姓李的小猢猻，有了几个臭铜钱，一时就铎赵起来。”

训 子

富翁子不识字,人劝以延师训之。先学“一”字是一画,次“二”字二画,次“三”字三画。其子便欣然投笔,告父曰:“儿已都晓字义,何用师为?”父喜之,乃谢去。一日,父欲招万姓者饮,命子晨起治状,至午不见写成。父往询之,子患曰:“姓亦多矣,如何偏姓万。自早至今,才得五百画着哩!”

卷二 腐流部

辞 朝

一教官辞朝见象，低徊留之不忍去。人问其故，答曰：“我想祭丁的猪羊，有这般肥大便好。”

上 任

岁贡选教职，初上任，其妻进衙，不觉放声大哭。夫惊问之，妻曰：“我巴得你到今日，只道出了学门，谁知反进了学门。”

争 脏

祭丁过，两广文争一猪大脏，各执其脏之一头。一广文稍强，尽掣得其脏，争者止两手拗得脏中油一捧而已。因曰：“予虽不得大葬读作脏字，君无尤油同音焉。”

厮 打

教官子与县丞子厮打，教官子屡负，归而哭诉其母。母曰：“彼家终日吃肉，故恁般强健会打。你家终日吃腐，力气衰微，如何敌得他过？”教官曰：“这般我儿不要忙，等祭过了丁，再与他报复便了。”

钻 刺

鼠与黄蜂拜为兄弟，邀一秀才做盟证，秀才不得已往，列为第三人。一友问曰：“兄何居乎鼠辈之下？”答曰：“他两个一会钻，一会刺，我只得让他罢了。”